

國際知識小叢書之四

羅馬尼亞在民主發展的道路上的

羅 曼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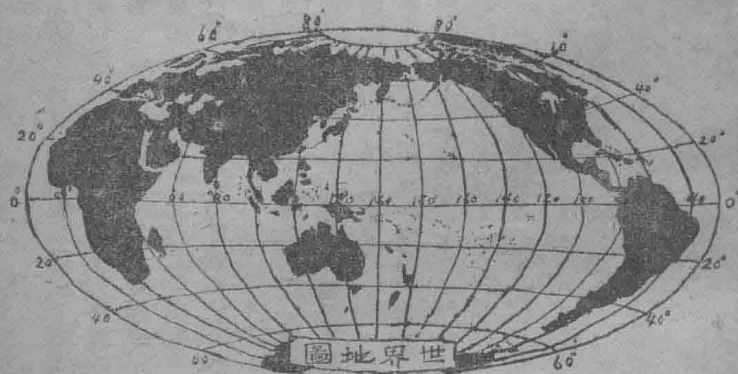


大連大眾書店印行

國際知識小叢書之四

羅馬尼亞在民主發展的道路上

羅曼作



大眾書店印行

國際知識小叢書

羅馬尼亞在民主發展的道路上

(全五冊之四)

定價 元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再版——

編者

魏文瀾

出版者

大連市浪速町一三三番地
大眾書店

印刷者

大連市大江町二番地
大眾印書館

總經理

大連市浪速町一三八番地
新文化書店

分銷處

公益書店
聚勝堂
興中書局
中華印書局

電話

編輯部 二一三五—三號
出版部 二一三七—六三號
營業部 二一六八—八五號
二一七八—四二號

電話 六一一六〇〇號

電話 二一五一—八八號

羅馬尼亞在民主發展的道路上

在本年二月底——當安東納斯古黨徒已下台六個月之後，——布哈勒斯特的街上又響起了槍聲。這一次，射擊和平示威運動的並非那奉了自己指揮部命令的羅馬尼亞的德國人，而是奉了首相拉傑斯古將軍之命的羅馬尼亞警察與軍隊。同樣的事件在克拉依奧夫，在加拉郭爾，在勃拉淑夫也發生了。

羅馬尼亞軍事失敗以後，羅馬尼亞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破產以後，安東納斯古黨徒潰散之後，紅軍進入布哈勒斯特之後已有半年，羅馬尼亞當局怎麼敢做這種惡事呢？

這是去年八月廿三日反法西斯革命後獲得政權的統治者進行了反人民政策之必然結果。事實上，他們在羅馬尼亞退出希特勒「軸心」之後，仍舊用另外的方法繼續安東納斯古獨裁時和反蘇戰時所謂「歷史上」各黨（國家扎蘭黨和國家自由黨）的反動領導者所進行的路綫。

當羅馬尼亞的德國軍隊在雅西——基希烏夫一役慘遭全敗時，新的希望展開在這個國家面前了。反希特勒的力量獲得了行動的可能，而順利地推翻了安東納斯古黨徒，並且使羅馬尼亞退出了反對蘇、英美的罪惡戰爭。

蘇聯有一切權利，一切理由去和那個進行了三年以上強盜戰爭的反對它的國家，訂立嚴正的和約，但是蘇維埃政府却顯示了寬仁與大度，這使羅馬尼亞的人民大眾感到非常滿意。

全世界的民主階層都承認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由蘇英美的代表與羅馬尼亞的代表，在莫斯科簽署的和平條約是非常公正和寬大的。蘇聯不願用解除武裝或以政治經濟上的壓迫來降低被征服的羅馬尼亞。在公正的原則上，在一切服從那唯一的目標——擊潰希特勒德國的口號上，蘇聯協助羅馬尼亞加入反德戰爭。

，不計前罪，使之重新爲自己國家的獨立而戰，使之復興被德國人破壞了的經濟。任何一個羅馬尼亞人都不能想像到更寬大的和平條約了。

羅馬尼亞的統治者能够比別人更快地判斷出蘇聯勝利者的崇高，因爲他們是知道什麼叫做失敗者的。一九一八年因德國人的連累而加在羅馬尼亞身上的布甫基雅和平條約的記憶還很新鮮：那時如果這可恥的條約不被事變的進程扯碎的話，它就已受到喪失獨立，受到德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可憐運命的威脅了。希特勒德國怎樣對待被它征服的國家，這也是大家所知道的。

羅馬尼亞的統治者應該完全尊重蘇維埃政府寬仁大度才對！他們應該永遠結束掉那給羅馬尼亞自己帶來多少痛苦的反人民，反蘇維埃的政策，應該走上那偉大東鄰爲它開闢的拯救國家的大道才對。

然而最近幾個月的事實却顯得完全兩樣。悲慘的過去並沒有教訓羅馬尼亞的統治者。他們不願爲了羅馬尼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改變腐朽的，反動的統治方法，不願放棄羅馬尼亞侵略陣營中實行的有害的，排外愛國主義政策。

羅馬尼亞政府對於執行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在莫斯科鄭重簽訂的議和條約之態度就是極好的試金石。統治階層是如此明顯和故意地不執行這個條約，以致還在去年十一月間聯合管理委員會就不得不提出備忘錄通知羅馬尼亞應遵守它的義務。如果說條約中的某些協定會部份地或全部地實行了，雖然也是長期拖延地，那末，這絕對不是政府自願的，而是在國內民主力量，人民民主陣綫及聯合管理委員會的壓力下執行的。

特別不願執行的是協定中的四個重要部份——關於賠償蘇聯因羅馬尼亞的軍事行動及佔據蘇聯領土而造成之損失（第十一條）；關於償還蘇聯被羅馬尼亞佔領軍從它領土內取去之一切國家的，社會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貴重物品（第十二條）；關於逮捕及審判戰爭罪犯（第十四條）；關於解散一切親希特勒的（法西斯型的）政治的，軍事的，以及其他對聯合國，特別對蘇聯進行敵意宣傳的組織，並且今後不准

保存此種組織（第十五條）。

反動的統治階層非但不執行這個條約而且還有意鞏固了國內法西斯代理人的地位。他們是怎樣活動的？下面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羅馬尼亞政府化費四個月的「努力工作」才公佈了第一張包含六十五人的戰爭罪犯名單……其中有許多人是還在一九四四年就被蘇維埃統帥部逮捕了的。而關於審判他們的話却隻字不提。關於懲治戰爭罪犯的法律案是一紙空文。而且，政府機關不止一次地預先公佈了應加逮捕的戰爭罪犯名單，使他們可以適時地隱藏起來。記得很清楚的，在新年的前夜布哈勒斯特有一百名以上囚禁在警察署裏的戰爭罪犯被釋放了。其時，在保加利亞人民的懲罰之手很快就捉住了戰爭罪犯。而在羅馬尼亞，當局却遲疑不決，拖延時日，這實際是在幫助戰爭罪犯逃脫應得的懲罰。

在解散法西斯組織，在禁止任何反聯合國，特別是反蘇聯的宣傳與活動的處置上也有同樣的情形。這是一張不兌現的支票。

論調，文章的內容，某些羅馬尼亞報紙提出的問題引起了深刻的憤慨。排外主義，人種仇視，對羅馬尼亞的少數保加利亞人之敵意，對於虐待猶太人的公開號召——這一切都不能相信它是寫在安東納斯古黨徒下台之後，寫在羅馬尼亞加入聯合國陣營之後的。反蘇宣傳——明顯地或暗箭地——沒有在報上停止過。這些報紙不止一次地強辯着「嚴酷」的和平條約。特別熱心的是「特列波達佳」報——國家扎蘭黨①的機關報——和其他親近這個黨的報紙。跟他們合唱的還有國家自由黨的「維扎魯爾」報。

對蘇聯懷着敵意的宣傳進行得更加露骨了。在政府機關的庇護下，布哈勒斯特和勃拉淑夫舉行了國家扎蘭黨的示威和會議，那裏，公開地宣佈了羅馬尼亞帝國主義以前的要求：「要求羅馬尼亞恢復舊有領土」

① 扎蘭黨——這是貝薩拉比亞的農村布爾喬亞和一部份城市知識份子的政黨。它是由摩爾達維亞人的國民黨在羅馬尼亞人佔領這地方時改組而成的，後來它加入了羅馬尼亞的國家農民黨。

「要求羅馬尼亞的領土從蒂沙河到德聶斯特爾河」。所有這種法西斯化的舉動都有拉傑斯古政府鼓勵着。任何真正肅清國家機關和軍隊中的安東納斯古殘餘的方法，肅清公開和戴着假面具的希特勒代理人的方法都沒有採用過。在二月底以拉斯甘努（現在的國防部長）爲首的很多著名的將軍的免職說明了拉傑斯古是怎樣瞭解「肅清軍隊」之意義的。他們的「罪狀」是因爲他們固執軍隊的民主化和議論拉傑斯古的獨裁行爲。

在這種條件下要動員一切物資和人力以備羅馬尼亞的積極參加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只是空想。

當陸軍部裏和參謀部裏仍舊還坐着親法西斯派；當兵工廠，大企業仍舊由安東納斯古黨的兇惡的信徒管理着；當大部份他的殘餘——地方長官——等還留在自己的職位上的時候要得出另外的結果是不可能的。

在國內，政府採取了對人民，特別是對工人大衆的敵意政策，頑固地反對任何社會改革，反對任何走向消滅法西斯主義及建立真正民主制度的步調。

較一切人更受到反動派專橫之痛苦的工人的要求和質問，政府却置之不理；反而鼓勵企業家和大地主的反人民政策。產業部門的怠工及鎮壓工人的恐怖政策成爲經常的現象了。企業家的反動派剝奪了工廠的必需原料爲了使生產減少。經常地，準確地供給德國人煤油的「分配」會社開始拒絕供給軍火廠以燃料。於是「齊格拉爾」廠就長久地沒有燃料。「列密特爾」工廠的廠長故意不把製成的砲彈送上前線。砲彈在工廠的院子裏堆了幾個月。前拉傑斯古政府中的人民經濟部長，國家扎蘭黨員列烏古齊亞企圖破壞煤油產量的提高，因爲它是進行戰爭的必需物品。首相與工礦部長的總書記阿爾頓尼斯一同陰謀到一九四五年底減少煤油產量的計畫。

前財政部長羅姆尼恰努藉口那假的，因執行和平條約而造成的困難來反對提高工人的待遇。但是工人不管政府的反動政策，仍舊用自己的堅忍使許多大企業，特別是軍需工業的生產增加了。

被拉傑斯古黨徒鼓舞起來的反動產業家，千方百計地限制工人的權利，以解雇爲威脅並禁止他們的組

織活動。在職工大會的前夜，政府不准工人團體的代表們使用無線電台。拉傑斯古在二月裏發表了責備工人的演說，他說「工人太關心政治了，」並且用採取特別的措施以「保障治安」來威脅他們。

拉傑斯古政府在各種藉口下破壞着重分土地的準備工作。爲了安慰農民大眾，它成立了一個土地問題委員會，但這也和其他工作一樣採取了一貫的作風——怠工。被這一切鼓動起來的地主們開始公然破壞秋種，企圖以飢餓的威脅逼使民主力量讓步。

但是農民群眾——國家民主陣綫的擁護者——反抗着地主和政府機關確保了適時的播種並且增加了耕地的面積。

拉傑斯古在自己二月十二日文告中僞善地說，土地重分的工作將使農業生產降低。因此「在目前進行土地重新分配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而應該把它延遲到戰爭結束以後。

★

★

★

羅馬尼亞的統治階層在反法西斯革命後，不顧從前響亮的諾言和保證，在自己的政策中繼續了反動的方針，阻礙着國家的民主化，阻礙着它與蘇聯及一切民主國家建立鞏固的友誼。

這種回復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所實行的腐朽制度的政策，已經有過一次把羅馬尼亞陷入悲慘的絕境中了。爲什麼一九四四年八月廿三日以後獲得政權的政府還要揀選這條死亡的道路呢？因爲在全部的三個內閣中的政府要職，和以前一樣，被最反動的傢伙，所謂「歷史上」各黨的代表們——以羅尼烏爲首的國家扎蘭黨和以勃拉基亞努反蘇的國家自由黨所佔據着。這兩個黨的寡頭們陰謀着獨裁政權，斷然地拒絕了與國內民主力量之合作。他們在那些昨天還是安東納斯古的信徒之間在柏林駐羅馬尼亞的直接代理人中間找尋自己的友人。

國家扎蘭黨首領馬尼烏與鐵衛軍軍團的指揮者郭孟奇烏（前法西斯領袖霍利亞·西瑪的秘書）締結協定以後，馬尼烏就在鐵衛軍團員面前大開扎蘭黨的黨門。法西斯黨徒在馬尼烏的掩護之下獲得活動的可能

。武裝的軍團黨徒恐怖暗殺和搶劫住在西部外西爾伐尼亞的國家少數派。

國家扎蘭黨的上層並不放棄掉自己腐朽的，帝國主義的要求，不過轉換了它們的方向而已。他們明白在目前的環境中是不能公開提出貝薩拉比亞問題的，於是他們開始幻想西方了。一九四四年秋，國家扎蘭黨的副主席米海依爾波維奇在自己的廣播中要求「調整特利安農的不公平」，要求把接鄰羅馬尼亞西境的匈牙利土地直到蒂沙河都歸併給它。

誰注視過「歷史上」各黨，特別是馬尼烏黨過去的政治活動，那末他對於一九四四年八月廿三日以後這個黨的態度是一點也不會感到驚奇的。

這兩個「歷史」黨的反動上層份子原則上並不是對蘇戰爭的敵人。起初他們抱着待機的態度。這個算計是很簡單的：在適當的時候，如果希特勒強盜的進攻蘇聯勝利了，那末就公開地加入那個和他們始終保持着關係的安東納斯古方面去；如果相反的情形時，他們就向人民宣稱說他們並不贊同安東納斯古的政策，因此還可以保存自己在群眾間的勢力。

再有大家都知道的，一九四〇年時，馬尼烏反對把羅馬尼亞帝國主義者在一九一八年搶去的貝薩拉比亞歸還蘇聯。然而馬尼烏對可恥的匈牙利的調停，對於轉讓北部外西爾伐尼亞給維也納的大資本家——這是希特勒的意思——都毫無抗議地忍受着，他正像一切國家扎蘭黨的領導者一樣，對於德國侵略者是不敢作任何反抗的。不論在安東納斯古執政前（一九四〇年九月六日），不論在後來，馬尼烏一點都不敢違反希特勒黨徒。他祇是勸告民眾不要破壞「秩序和安寧」——這是安東納斯古在鞏固法西斯獨裁上，在準備反蘇戰爭上所必需的。

那時，在一九四〇年九月裏，馬尼烏在「環球」報上公佈了一篇特別的文告。原文是這樣的：「考慮了全國領袖和內閣會議主席安東納斯古將軍的呼籲後，並且由於目前每個人的最高職責是——不擾亂國內秩序與安寧——因此決定取消預定九月十五日在阿爾巴，尤利亞城召開之反對割讓外西爾伐尼亞省的會議

尤利烏斯·馬尼烏——國家扎蘭黨主席啓。」

這是有趣的事情：國家扎蘭黨從一九三八年起就算解散了，但這個文告的公佈對安東納斯古是有利的。於是「解散」掉的黨的呼籲也就登在報上了。

此後，「歷史」黨的領導者也系統地，始終不變地停止了反抗德國人和安東納斯古，停止了使羅馬尼亞退出罪惡戰爭的鬥爭。

整整三年，馬尼烏和勃拉基亞努企圖阻止人民大眾——馬尼烏和勃拉基亞努在他們中間還保留着顯著的影響——去反抗頑固派。他們的消極忍受政策給安東納斯古顯示了極大的幫助。因此某些「歷史上」黨的領袖，像勃拉基亞努，米哈拉蓋，甚至親自積極地參加了反蘇戰爭，這是沒有甚麼驚奇的。

羅馬尼亞的民主力量在戰時不斷地揭破了企圖在與英國友好的假面具下阻止人民的停戰鬥爭的這些「虛偽的欺騙者」。戰時非法出版的羅馬尼亞愛國者的報紙「自由羅馬尼亞」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號召堅決反對「馬尼烏和勃拉基亞努的統治」，號召與共產黨，與愛國聯盟會共同組織為國家解放而鬥爭的國民委員會，並且提出了問題：「他們應該跟誰呢？跟安東納斯古和希特勒呢，還是跟羅馬尼亞人民與聯合國？」

「歷史上」各黨內部對上層份子的親希特勒政策也發生了不滿和憤慨。一九四三年十月就在那同樣的報上公布了一封公開信，其中一個國家扎蘭黨的普通黨員提醒自己的領袖道，寫備忘錄的時候早已過去了，如果以此而滿足，並且仍舊表現消極，那無異是同情安東納斯古的屠殺事業，也就是同情希特勒的屠殺事業。

然而，不但頑固地拒絕了與任何國內民主力量的合作，馬尼烏還在——一九四二年與法西斯軍團締結協定。這軍團的領袖郭孟奇烏後來寫道，「偉大的政治家（這是指馬尼烏——作者註）用自己的忠告幫助了我們在新的環境中找到最好的道路。」

直到蘇聯軍隊打進了羅馬尼亞國境和聯軍在北法登陸之後，馬尼烏和勃拉基亞努才在人民大眾的逼迫下決定與共產黨及社會民主黨締結協定。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日成立了國家民主同盟。但馬尼烏和勃拉基亞努仍舊堅持着自己的利益：他們立刻拒絕了像農民陣綫，愛國聯盟等的群眾組織加入同盟，僅此一端已證明了他們是故意阻礙着反抗羅馬尼亞人民之敵的鬥爭。「歷史上」各黨的領導者實在是和從前一樣阻止着人民去參加實際的行動。如此直繼續到去年八月的紅軍光輝的雅西——基希烏夫大戰之開始。此後，羅馬尼亞德國人的統治也就宣告結束了。

「歷史上」各黨參加了八月廿三日的全國大革命。但是國家扎蘭黨和國家自由黨的領袖們此舉的動機是什麼呢？他們並非願意消滅那引導羅馬尼亞走入絕境的法西斯獨裁制度，而相反是企圖從內部來破壞國內真正民主主義之一切努力。起初，馬尼烏的奸滑陰謀是成功的。安東納斯古下台後的第一個內閣，就因他的努力是由將軍們——其中還有戰爭罪犯組成的，而不是按照先前的共同協定，以民主黨派的代表組成的。

馬尼烏始終是以私利為主的。還在第一次大戰時他就維護了羅馬尼亞帝國主義者的利益。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他在維也納允許奧地利的反動派利用那時在奧國的羅馬尼亞軍隊以鎮壓群眾的革命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全部他的政策都是不變地反對工人階級，反對人民的。一九二八年時他為了要獲得政權而開始革命宣傳的活動，但一經達到目的，立刻就拋棄了一切對農民，工人，民衆所作的諾言。

一九三七年，議會選舉的前夜，國家扎蘭黨寧願與「鐵衛軍」的聯合選擇以代替與民主團體聯盟，因此，就幫助了法西斯帶黨徒在國會中獲得六十六席。

馬尼烏過去就傾倒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面前了。他自己也公開承認這點。例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在克魯齊城的大會中他說：「可以引用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和希特勒在德國的例子：他們因自己的堅決意志而能喚醒國民的自覺，獲得了全世界驚美的成績。阿道爾夫·希特勒在德國把自己的意志暗示給人民，

不但在各種危險的傾向中拯救了國家，而且使全世界都注意他。實在的，當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顯出現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時，我們都以不信任的目光照着他們。但現在他們的活動校正了這一點，而我們旁觀者只爲他們感到慶幸」（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日「阿台維魯爾」報）。

評論是多餘的了。馬尼烏羨慕着著名的創子手，他對於他們的血腥事業欽佩得五體投地了。八月廿三日以後還不同首。他像中心人物似地四週繞着一切羅馬尼亞的反動派。

另外一個不相上下的反動人物是——基努·勃拉基亞努，羅馬尼亞的最老「歷史上」各黨的領袖——國家自由黨員。這個黨還在一八四八年就成立了，它代表着反動布爾喬亞和大地主的利益，專制的大金融資本家的利益。在最近的十年中政府的大部份是由國家自由黨員組成的。

兩個「歷史上」的黨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不斷地，互相替換着執政，但是却一致地和頑固地執行着反蘇路線。由國家自由黨員決定的羅馬尼亞外交政策是不斷地向一切西方國家和盟國提議自己的反蘇侵略事業。

這個政策並不是偶然的，勃拉基亞努家庭的支柱之一，溫基拉·勃拉基亞努還在一九二五年就說過，爲打開「工業過剩」的出路起見必需用搶奪新市場的方法來滿足羅馬尼亞產業家的利益。過剩竟會發生在人民陷於饑餓和貧困中的羅馬尼亞！

許多羅馬尼亞的產業家，國家自由黨員和國家扎蘭黨員好像接財神似的歡迎着反蘇戰爭，並且預備把自己的工廠企業交給安東納斯古使用。

在戰爭的時候國家自由黨的領袖們，和馬尼烏黨徒一樣，打消了一切聯合民主力量的企圖，停止了反對法西斯獨裁及侵略的鬥爭。在八月廿三日以後，國家自由黨員就盡全力來反對國內的真正民主。這個黨的機關報由最反動的法爾加尙努指導着，進行了不斷的，和系統的——有時甚至公開的反蘇宣傳。事情弄到了這一步，以致聯合管理委員會不得不封閉掉自由黨的「獨立羅馬尼亞」報（法文的），它讚揚那些金

加反蘇戰爭的羅馬尼亞兵士，並且號召青年步他們的後塵。

勃拉基亞努——是一切民主改革，特別是土地改革的兇惡敵人。去年十二月卅一日在國家自由黨的教育會議上發表的演說中，他強調說「一九四五年國家將遭受饑餓的威脅」，說國家民主陣綫所計劃的土地重分就等於「實行共產制度」以「它是違反國民利益的」。從這個代表大地主利益的人那兒是得不到什麼其他東西的。

一九四四年八月廿三日獲得政權以後，馬尼烏和勃拉基亞努的「歷史上」的黨就開始用一貫的陰謀和國際聯絡的方法，冀圖回復到議會鬥爭的時代，建立反動派的統治，保留自己的特權。爲了這個他們準備發動內戰。但是他們遭受失敗了。拉傑斯古政府二月廿四日流血事件的直接罪魁，被迫退位了。

羅馬尼亞的人民大眾由於統治階層的反人民和反蘇政策而經歷了無數的痛苦，特別在安東納斯古獨裁的時候他對自己現在和將來的問題都是消極對付的。

羅馬尼亞的民衆知道，爲了最後的挽救國家，他們應該把祖國的命運握在自己手裏。他們明白只有積極參加聯合國的反希特勒德國鬥爭才會在它的面前展開光輝的前途。並且能够重新獲得自己國家的獨立和領土的完整，才能復興破壞了的經濟並發展它。以馬尼烏爲首的反動派曾經大聲疾呼着「嚴酷」的和平條約。但羅馬尼亞人民知道正是履行了這個和平條約他們才能够成爲民主國家家族中的平等一員，才能够享受一切這種特權。

聯合於國家民主陣綫中的國內民主力量（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及三個群眾組織：勞動總會，農民陣綫，愛國同盟等等）向人民指出了正確的救亡道路。

這條道路是國家民主陣綫還在去年九月公佈的政綱中指出的，而在不久之前（一九四五年一月廿八日）制訂的綱領中更明確起來。工人，農民，智識份子都熱烈地歡迎這個代表羅馬尼亞國內一切社會階層之利益的綱領。人民知道和平條約中的方策，首先如——逮捕及審判戰爭罪犯，肅清國家機關和軍隊中的法

西斯或親法西斯份子，完全地，堅決地消滅法西斯制度的殘餘，禁止他們的宣傳，應繼續加入聯合國方面作戰，並動員一切國內資源等都是對他們有利的。

人民感到了自己對國家未來的責任並開始走上自覺的生活，自覺的行動。人民大眾自己來着手解決迫切燃眉的復興問題及國家的民主化了。在許多國家的，私人的，特別是那些從前屬於德國人或他們代理人的工廠中，被工廠工人委員會領導起來的工人們把管理和指導權握在自己手中，確保了正常的生產。工人顯示了高度的組織能力，他們結束了法西斯份子的怠工並且在下列工廠中都提高了生產量如「馬拉克斯」兵工廠，「IAR」飛機廠，「阿斯特爾」火車製造廠，「孚爾岡」，「拉洛密特」，「列密特爾」，「里奧尼達」等冶金廠，「瓦斯電力廠」，「布哈勒斯特電車公司」，「布哈勒斯特公用事業廠」。這些企業中的領導機構完全肅清了法西斯者和軍團團員，代替他們的那些民主思想的工程師和工人們已使產量顯著提高了。特羅杜斯河盆地和齊烏魯依河盆地上的鑛工用增高煤的產量來回答公共事業部長和交通部長喬奇·傑士的呼籲。

農民也不落在工人後面。在那些地主已跟德國人一同逃跑的地方，農民自己耕種了地主的土地。一九四四年秋季由反動地主所組織的播種工作的罷工，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摩爾達維亞，奧爾京尼亞，道勃魯齊等地的農民竟粉碎了這種企圖並且確保了播種。許多村莊裏組織了土地分配委員會以便處理將土地分給無地農民及少量土地農民的問題。

反動的官吏們在各種藉口下，有時還用武力，企圖保留那些安東納斯古任命的地方官員和城市長官們的職位。這個企圖並沒有成功。人民逼使當局接受他們的意見。不論警察，不論憲兵都沒有用。在斯達羅亦·柯羅列夫斯特伏及外雪爾凡尼亞地方的城市 and 州縣中官長都是國家民主陣綫的候補者。人民選出的長官是賢明的；在這些城市和州縣中表現了安靜與秩序。

無論反動政府怎樣陰謀挑撥，組織國家民主陣綫的各黨派之力量和團結却飛躍地生長起來。廣大工人

，農民，知識份子群眾都明瞭祇有這羅馬尼亞民主力量的統一戰綫才能引導國家走出迷途，才能使它避免反動派所企劃的慘劇。

廣大的人民群眾公開要求建立民主政府了，他們要在政府中看到真正民主制度的保證並且完全肅清掉法西斯鐵衛軍制度的殘餘。

★

★

★

反動派也不願與這種情況妥協。以拉傑斯古爲首的反動派忿怒地注視着工人群眾怎樣覺醒起來，要求積極參加解決切身的重要問題。統治者渴望回復「過去」，那時他們又可以壓迫窮人，虐待人民。拉傑斯古首相勾結了反動官僚和軍團匪徒，依賴了馬尼烏黨徒，依賴了地主財閥們，有企圖地準備了反民主的暴動以達到建立武力獨裁的目的。

軍團匪徒的襲擊工人大會，襲擊民主團體，暗殺著名的民主領袖彼得·葛洛查（現任首相），暗殺「斯根傑亞」報的主筆，逮捕國家民主陣綫份子，鞭笞和殺害工人及工人領袖。窮兇極惡地挑撥煽動等——這一切證明了拉傑斯古將軍已開始進政並且企圖釀成內戰。

二月十六日拉傑斯古率直地威脅工人道，「他將和希臘國內一樣」，「宣戰，派遣軍隊，射擊工人」。很明顯地，他的行動計劃已準備就緒了。實在，拉傑斯古確已精密地準備了全國的暴動。一方面遲遲不把援軍派往前綫——這是直接對和平條約的意旨——一方面他却在首都集中了武裝部隊。二月廿四日布哈勒斯特的的大規模屠殺和平示威者，就是內戰的信號。

柏林贊同地注視着拉傑斯古的活動。許多事實證明了大地主，產業家和親法西斯軍人都期待着恢復舊制度，並且都知道拉傑斯古的計劃。例如，在布特那地方的一個地主巴齊爾·杜米特列斯古以槍斃來威嚇「農民陣綫」裏的農民。他公開說：「不要去聽那些將愚鈍裝進你們腦袋裏去的人說什麼組織委員會，老實說，聖誕節以前你們都要給槍斃掉的。你們不要以爲俄國人會戰勝。還不到聖誕節德國人就要回來的。」

那時，誰曾經威嚇過大地主，誰就倒霉」。軍需官却潑萊亞·塔那塞輕蔑地向那些要求撫卹金的兵士的寡妻們說：「時候一到，你們全都要被絞殺的」。反動的軍官也在等着「時候的到來」。「斯根傑亞」報在今年初的一篇題爲「怎樣在軍隊中進行政治工作」的文章內就說到軍官們企圖給兵士們「友誼勸告」：你們不必學習政治了，你們應該知道，事情可以變得非常快……那時，我們將有權隨意鞭打你們了」。

「變動」終於在二月底來臨了。

甚至正在這時的聯合國三領袖在克里米亞會議中通過的歷史性的決定也不能喚醒那愚蠢的羅馬尼亞反動派。羅馬尼亞的反動者毫不明瞭第二次世界大戰過程中之變動，他們還一味幻想着民主國家間的不和。拉傑斯古和馬尼烏，毫不懷疑地，預備援助西方民主國家中的某些反動團體。

如此的情形發生在羅馬尼亞，發生在緊接紅軍的後方，是不能容許的。羅馬尼亞反動派企圖恢復法西斯獨裁的陰謀，違反了克里米亞會議中之斷然決定。克里米亞所通過的「關於解放歐洲之宣言」預先提出了要在過去的德國附庸國內建立「廣泛代表一切人民民主份子」的臨時政府……

羅馬尼亞反動派期待着聯合國的分裂，這是大大的錯誤。它的反人民的進攻只是它軟弱，它絕望的表示，而非強大的表示。親法西斯團體感到自己立足點的不穩，他們走上了絕望的一步，但立刻就受到決定性的反擊。二月廿四日的槍殺和平示威者是有煽起內戰之目的，但人民沒有被煽動所欺，他們並不越出法律範圍以外，並且適宜地，有力地預防了親法西斯團體的陰謀。數千起的示威（在布哈勒斯特有四百萬人），群眾大會，地方長官的抗議，民主僧侶聯盟的激憤，拉傑斯古親生兒子給這叛逆父親的憤怒的信件以及許多其他的事實都顯示出要回復老舊的統治方法是不可能的。全國開始明顯地分裂爲兩個尖銳對立的陣營。而拉傑斯古，馬尼烏，及其他「歷史」黨的與希特勒駐羅馬尼亞代理人聯繫着的領袖們的陣營遭受失敗了。國家民主陣綫依靠了全民的支助給法西斯黨徒以堅決的反擊。馬烏尼和勃拉基亞努黨徒在自己的黨內也失去了勢力和影響。當地和各地的國家扎蘭黨機構與國家民主陣綫的政綱聯合起來，批判了自己

上層的反動政策。各地的國家自由黨機構也與反動的領導階層脫離而投入達達列斯古的集團去，他是承認國家民主陣綫之綱領的。

併入國家民主陣綫的國家扎蘭黨組成了發起委員會，它的許多機構都參加了這個委員會，這也證明了「歷史」黨的領導者完全和自己的下層分離了。

★

★

★

政府的危機（八月廿三日以後為第三次了）因改組新政府——國內民主力量的聯合政府而解決了。羅馬尼亞人民的意志勝利了。它第二次獲得了自己偉大的勝利。在民主聯合的新政府中加入了共產黨，社會民主黨，農民陣綫，愛國同盟，勞動總會，民主教會的代表們，以及與國家扎蘭黨和國家自由黨上層脫離的進步團體。

新政府的綱領着重於許多民主的改革，這種改革是羅馬尼亞人民早就夢想了的，而且是其他歐洲國家在幾十年前已經實現了的。

新政府是代表一切羅馬尼亞民主和進步力量的，它是依賴羅馬尼亞廣大人民大眾的支助的。只要看看新內閣閣員的名單，就可以證明這一點了。政府中有一切社會階層，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產業家，財政和軍事團體，教會代表等，政府裏有三個強大群眾組織的代表：農民陣綫，勞動總會，愛國同盟，也有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以及併入國家民主陣綫的國家扎蘭黨和國家自由黨的進步份子（達達列斯古派，）最後還有民主神父同盟的代表。

美國和英國記者在葛洛查內閣組成後的第十天訪問了布哈勒斯特，他們承認這個政府是受着大眾的熱望和支持的。通信員在自己的廣播中引用了羅馬尼亞總主教向全體教徒呼籲的詞句，其中說：「新政府是從人民中產生的，它是真正的人民政府。」

新政府的第一步工作就已經顯出它與先前的三個內閣有根本的不同。它走上了迅速和真正的國家民主